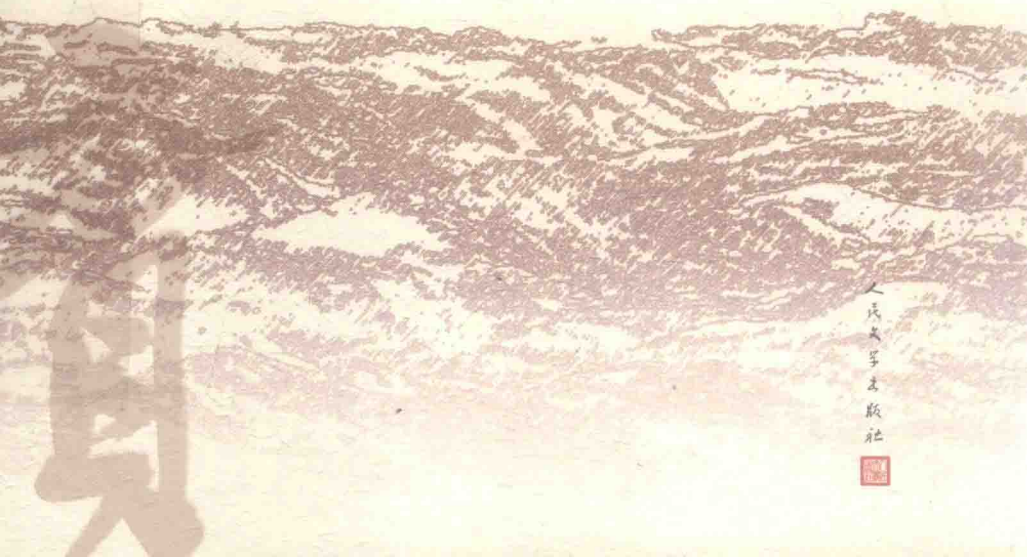


# 陈忠实传

白鹿原头 信马行



邢小利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陈忠实传

白鹿原头 信马行

邢小利 著

人文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忠实传/邢小利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ISBN 978-7-02-013954-5

I. ①陈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陈忠实—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3193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  
装帧设计 李思安  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0 千字  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  
印 张 9.25 插页 4  
印 数 1—10000  
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954-5  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◇

---

◇ 2010年，在白鹿原

陳忠實



◇



◇◇

◇ 2010年，白鹿原上，学老腔艺人表演

◇◇ 2005年，在西蒋村老屋，重温当年写《白鹿原》的感觉

《白鹿原》就是在这张小桌子上写成的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走你认定的路吧！不要耽搁了自己的的行程……

第一章 乡村里的少年

001

- 一、西蒋村，出生地与家世
- 二、灞桥，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
- 三、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
- 四、赵树理：第一个文学引路人
- 五、由向往“神童”而眺望遥远的天际
- 六、柳青：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个导师

第二章 民请教师的文学梦

033

- 一、回乡当了小学民请教师
- 二、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
- 三、“处女作”的诞生
- 四、早期习作：黑暗中的摸索
- 五、此生绝不能在女人问题上跌倒
- 六、从农中教师到“保皇派”
- 七、“半个艺术品”修复了文学神经

第三章 戴着镣铐跳舞的业余作者

065

- 一、亮相《陕西文艺》
- 二、《接班以后》一炮打响
- 三、三见柳青
- 四、《无畏》之畏

- 五、“文革”后期的写作
- 六、《信任》获奖
- 七、大树的风格
- 八、在灞桥文化馆的日子
- 九、一个“业余作者”的精神面影

#### 第四章 文学自觉与文学理想

117

- 一、“剥离”与“寻找”
- 二、读书兴趣和文学接受
- 三、寻求艺术突破的“蓄意”阅读
- 四、西蒋村老屋的藏书
- 五、蛰居乡村的写作生活
- 六、从追踪政治与人到探寻文化与人
- 七、《人生》的“打击”与《康家小院》的“新生”
- 八、生命的警钟与“枕头工程”

#### 第五章 《白鹿原》问世

169

- 一、“寻根”与“挖祖坟”
- 二、“作家”与“书记”之间
- 三、在踏勘、访谈和读史中获得灵感
- 四、保全真实感受的固执
- 五、倾其生活、艺术和勇气的全部而为之



六、“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！”

七、《白鹿原》的出版

## 第六章 原下的日子

- 215
- 一、一段空前绝后的美好岁月
  - 二、《白鹿原》：持续二十多年的火与热
  - 三、主席之位
  - 四、归去原下
  - 五、清夜闲谈
  - 六、寓居二府庄

## 第七章 长河·蝶变

- 255
- 一、通过散文回到自身
  - 二、西湖论剑：“思想的力量”与“生命体验”
  - 三、在文学史的长河中
  - 四、蝶变
  - 五、最后的日子
  - 六、盖棺论定：海内外唁电中的评价
  - 七、葬礼

## 后记

2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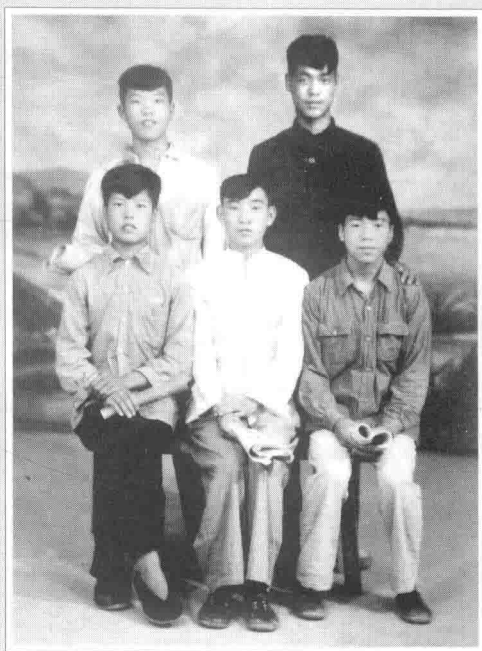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一章 乡村里的少年

- 一、西蒋村，出生地与家世
- 二、灞桥，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
- 三、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
- 四、赵树理：第一个文学引路人
- 五、由向往“神童”而眺望遥远的天际
- 六、柳青：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个导师





1960年，陈忠实的母亲贺小霞、哥哥陈忠德、妹妹陈新芳



初中毕业照。陈忠实（前排左一）手拿  
1959年刊有《创业史》的《延河》杂志

## 一、西蒋村，出生地与家世

1942年8月3日，陈忠实出生于灞河南岸、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（简称蒋村）。这一天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二日，在五行中属火。这一年按中国人的属相说，是马年。

陈忠实后来说，他命中缺水，不知与这个火命有无关系。他母亲说，陈忠实落地的时辰是三伏天的午时。落地后不过半个时辰，全身就起了痱子，从头顶到每一根脚趾头，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。只有两片嘴唇例外，但却暴起苞谷粒大的燎泡。整整一个夏天，他身上的热痱子一茬儿尚未完全干壳，新的一茬儿又迫不及待地冒出来，褪掉的干皮每天都可以撕下小半碗。很多年后，陈忠实在他的一篇散文《回家折枣》中写道，曾有一个乡村“半迷儿”的卦人给他算过命，说他是“木”命。他父亲喜欢栽树，他自小受父亲的影响，后来也喜欢栽树，也许是应了木命之说。

西蒋村（原属毛西公社、毛西乡、霸陵乡）如今隶属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，是一个很小的村子。村以“蒋”名，却没有一个蒋姓。除了几户姓郑的村民，西蒋村村民大都姓陈。西蒋村、东蒋村和位于白鹿原半坡上的史家坡这三个自然村，相距很近，同办一所初级小学。据1989年版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地

名志》介绍，咸宁、长安两县续志载，东西蒋村原来是一个村，1936年分为两村。居东者名东蒋村，居西者名西蒋村。西蒋村位于灞河南岸，白鹿原北坡下，五十八户，二百六十三人，耕地四百〇三亩。

陈忠实的哥哥陈忠德介绍，陈姓祖先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或嘉庆前从别处迁移而来的。何处迁来，难以查考。陈忠德回忆说，当年西蒋村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两个小庙，“文革”中“破四旧”时被拆毁，庙里供奉的佛像也未能幸免。拆庙毁佛时，他在现场看热闹，看到一尊泥胎佛像身子中间是一根木棍，木棍外边绑着稻草，稻草上面再糊泥，这样泥塑的佛像结实。他说他记得很清楚，棍子上还绑着一本老皇历，他当时把那本老皇历拿回家了，翻看时记得其中有一页上画有红色标记，他认为那个红色标记应该就是建庙的吉日。可惜这本皇历后来不知去向。他还记得，佛像胸前有个护心镜，是一个嘉庆元宝。由此判断，村中建庙之年当为嘉庆年间。村子建庙，应该是村子初成规模之时。据祖传的说法，西蒋村陈氏家族的祖先迁移到这个村子后，给后代起名字排辈分，一共起了十个字，现在这十个字已经用完。陈忠德说，他们现在只能记得后六个辈分的字，依次是国、嘉、步、广、忠、永。“永”字辈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。十个名字就是十辈，一辈的年龄差距大致按二十年算，十辈人也就是二百年的样子。算起来，从清朝嘉庆年至今，恰好是二百年多一点，时间大致能对上。因此推断，陈氏家族居于此地或者说西蒋村的历史大致就是二百多年。

关于蒋村村名的来历，笔者曾请教陈忠实和蒋村的一些老人。他们都说，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个村子历史的文字记载，可能村子里曾经住过蒋姓人家，后来举族迁走，村名却留了下来。笔者曾和陈忠德探讨过村名的问题。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。这一时期，北方以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为主的少数民族与当时内地汉族杂居、融合，关中被少数民族政

权轮番占领。后秦，是羌族政权，以汉长安城为都城，国号大秦。羌族是个古老民族，地处陕西西部及以西地区，到西晋时，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繁衍，人口剧增，与关中西部的氐人连成一片，布满长安周围。当时人言，“关中之民，半为氐羌”。进入十六国时期，关中羌人数量持续增加。后秦建立后，羌人显官豪族集中长安，关中羌人数量达到数十万。在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等“五胡”大举入占中原以及关中的时候，中原以及关中的汉人大举南迁，很多人逃往江东即今江南一带。那时迁入关中的匈奴、鲜卑、羌、氐、羯等少数民族居于汉人遗弃的村子，被称为“戎村”或“羌村”。因为入居关中人口最多的一族是羌族，占当时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，所以羌村数目最多，“羌村”成了各少数民族村庄的代称。而当时没有南迁的汉族人仍居于原地，被称为“留村”或“留堡”。随着历史的演化，特别是汉族政权的建立和汉族势力的强大，“羌村”地名也发生了演变，总体表现为去少数民族化倾向，“羌”这个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征的字被另外一些同音字取代。就像陕南的“宁羌”县后来改为“宁强”县一样，关中地区许多古羌族或氐族曾聚居过的村庄，地名也发生了演化，由“羌”字变而为“强”“姜”“江”等谐音字。比如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子，今名东江坡，现属长安区杜曲街道办，是一个古老村庄，大约形成于东晋时期，原名“羌堡”，后来演变为“姜堡”“江坡”。马长寿先生在《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》中说，西晋十六国时期关中“羌堡”后来多写为“姜堡”。宋人张礼在《游城南记》中记有“越姜堡过兴教寺”。由“姜堡”再谐音演变为“江坡”，与古名已经相差万里。清嘉庆《咸宁县志》中已把江坡分记为东江坡和西江坡二村，沿用至今。这样村名演变的例子很多。再如长安区王莽街道办“江村”的“江”，即由“羌”演化而来。如此看来，蒋村的“蒋”，也有可能是“羌”音演变而来。如果真是，那蒋村的历史就长了。

据现在可考的历史看，蒋村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。除了“耕”之外，陈家还重视另一个“家脉”，这就是“读”。“耕读传家”，是中国人也是乡村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信念；既学谋生，又学做人。耕，是人与土地的关系，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；读，是人与文化的关系，解决的是人的文化和精神传承问题。

陈忠实的曾祖父陈嘉谟，曾经做过私塾先生。其人个子很高，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。他从村子里走过，那些在街巷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，全都吓得跑回家，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。

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，也做过私塾先生。陈步盈这一辈有兄弟三人，分属两支，是堂兄弟关系。陈步盈为一支，单传；到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，仍是单传。另一支两个“步”字辈的是亲兄弟，他们是陈忠实的祖父辈。其中老大去世早，陈忠实没有见过面，老大有两个儿子，“广”字辈，是陈忠实的叔父。老二在分家时住于陈家祖屋上房和门房之间位于西边的厦屋，陈忠实这一茬孙子辈称其为厦屋爷。厦屋爷有两个儿子，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，跟着一个外来人走了，后来一前一后各回来过一次又走了，此后再无消息，于是就把老大的小儿子过继给了厦屋爷。这个小儿子是个孝子，他把厦屋爷从厦屋搬到了上房的西屋。陈忠实稍长，有了一些辨识能力的时候，他看到的厦屋爷已经进出于上房的西屋了。厦屋爷是陈忠实唯一见过面还有印象的爷爷辈的人。但是这个厦屋爷也在陈忠实八九岁时就去世了。厦屋爷与孙子辈关系不太亲密，陈忠实对他的记忆模糊而陌生，留下来唯一的印象，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，抽烟时需要伸直一只胳膊，才能把燃烧的火纸送到装满烟末子的旱烟锅上。直到快四十年后，陈忠实创作《白鹿原》，在写他祖父那一辈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，鬼使神差似的，他恍惚中听到了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，那一声重一声轻的呻唤，刹那间忽然唤醒了他沉眠已久的

记忆。

陈忠实祖居的老屋位于白鹿原北麓，坐南朝北，面向灞河和骊山南麓。陈忠实回忆，本门族的一位爷爷给他说，他们这个门族最早的一位祖先，是个很能干的人。这位祖先在村子里先盖起了陈姓聚居的第一个四合院，尔后积累了数年，又紧贴着这个四合院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。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，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。陈忠实是东门的子孙。陈忠实懂事起，就记得东门里居住着他的父亲和两位叔父。西门人丁更为兴旺，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八家院。之后，东门和西门再未出现过擅长经营治家的人，后人便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，再没有添一间新房，也无人迁出老宅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。

陈氏家族应该在陈忠实曾祖父陈嘉谟那一代就确定了分家的格局，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和父亲陈广禄在同辈兄弟中居长，东为上，陈广禄便继承了上房东屋和中院东边的厦屋。在上房的东屋和西屋之间是一间明室，作为两家共有的通道；因东屋和西屋是窗户对着窗户门对着门，其间距不过三大步四小步。陈忠实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，南边的做厨房，北边的做牛圈。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。这是陈忠实出生后至成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家庭院落格局。

陈忠实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祖父陈步盈已经过世。在散文《家之脉》中，陈忠实描写过祖父的遗物，那是一堆当过先生的祖父用毛笔抄写的书，行话叫“抄本”。它们实际上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，包含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，就像他父亲陈广禄所说，“当先生先得写好字，字是人的门脸”；当然也隐含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文化信息，这需要陈忠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去体悟。

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生于1906年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。但他会打算盘，也能提起毛笔写字，还能读小说、剧本乃至《明史》这样的书。在当时的农村，算是有文化的人。陈忠实记述说：“父亲是一位



地道的农民，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，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。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，他卖粮卖树卖柴，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，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。”<sup>①</sup>陈忠实从对父亲的评价转到了家族之脉。他说，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到他的孙儿这五代人中，他的父亲是最艰难的。父亲没有祖父那样的做私塾先生的地位和经济基础，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农民，土地和牲畜都交了公，也无法从中获取可能的劳动创造，可以说一无所有，但还是心强气盛，拼死也要供着两个儿子读书。父亲陈广禄耐劳、勤俭，性格耿直，这些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，但是父亲坚信不疑的文化意识却是陈家最可称道的东西。陈家虽然说不上是书香门第，但敬重文化，重视子女教育，耕而且读，这些是陈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精神血脉。

陈忠实的母亲贺小霞，生于1915年8月20日，是白鹿原上狄寨镇伍坊村人。

陈忠实上有一姐陈希文，有一哥陈忠德，下有一妹陈新芳，排行第三。1958年陈忠德高中只上了一年，就在“大跃进”的第一年被招工到青海参加工作。“大跃进”后，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，陈忠德别无选择，只好和当时的许多陕西青年一样，回到老家，当了人民公社社员。陈忠实对笔者讲过一些他家里的情况，在他之后，他的母亲还生了六七个弟弟妹妹，除了妹妹陈新芳活了下来，其他都夭亡了。其中多亡于当地乡村所言的“四六风”，即出生后第四天生病抽风，第六天死亡。今天看这个病，其实就是破伤风。因为当时农村接生，是用没有消过毒的剪刀剪断肚脐，如果剪刀上带有破伤风病菌，就会感染破伤风。有一弟是四五岁时夭折的，应该是亡于肝炎。他说他记得很清楚，弟弟那时浑身发黄，甚至黄到透明。还有一个妹

---

<sup>①</sup> 陈忠实：《家之脉》，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页。